

# 朱子從遊延平始末記

錢 穆

語類有云

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於禪。一日，在病翁所會一僧，與之語。其僧只相應和了說，也不說是不是，却與劉說某也理會得箇昭昭靈靈底禪。劉後說與某，某遂疑此僧更有要妙處在。遂去扣問他，見他說得也煞好。及去赴試時，便用他意思去胡說。是時文字不似而今細密，由人麤說。試官為某說動了，遂得舉，時年十九。後赴同安任，時年二十四五矣，始見李先生，與他說，李先生只說不是。某却倒疑李先生理會此未得，再三質問。李先生為人簡重，却不甚會說，只教看聖賢言語。某遂將那禪來權閣起，意中道：禪亦自在，且將聖人書來讀。讀來讀去，一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却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罅漏百出。一〇四

年譜，紹興二十三年癸酉，朱子年二十四歲，將赴同安，朱子始往見李延平。是年秋七月至同安，至二十七年丁丑罷歸。上引語類，謂赴同安任時年二十四五者，實是在二十四歲時也。

趙師夏跋延平答問云：

文公幼孤，從屏山劉公學問。及壯，以父執事延平而已。至於論學，蓋未之契。而文公每誦其所聞，延平亦莫之許也。文公領簿同安，反復延平之言，若有所得。於是盡棄所學而師事焉。則此編所錄，蓋同安既歸之後也。文公先生嘗謂師夏曰：余之始學，亦務為儻侗宏濶之言，好同而惡異，喜大而恥於小。於延平之言，則以為何為多事若是，心疑而不服。同安官餘，反復思之，始知其不我欺矣。蓋延平之言曰：吾儒之學，所以異於異端者，理一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此其要也。

朱子初見李延平而至同安，為其早年學術轉變一契機。其時趨嚮猶未一，途轍猶未定，蓋自同安罷歸再見延平，而後規模始立也。

文集卷三十七與范直閣書，謂：

熹頃至延平，見李愿中丈，問以一貫忠恕之說，與卑意不約而合。

又曰：

李丈名侗，師事羅仲素先生。李丈獨深得其間奧。經學純明，涵養精粹。延平士人甚尊事之，鬱然君子人也。先子與之遊數十年，道誼之契甚深。

文集與范直閣書凡四，末書云：去歲在同安，獨居幾閏歲。乃指紹興丁丑朱子年二十八，在同安候代時，則與范四書應在翌年戊寅，朱子年二十九。白田年譜是年春正月朱子見李先生於延平，是自同安歸後往再見也。觀其與范書稱李丈，又僅言先子與之遊，道誼之契甚深，是知趙師夏所謂以父執事延平，蓋至是尚未正式定師弟子之禮也。

黃勉齋朱子行狀亦謂：

延平於韋齋為同門友。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延平稱之曰：樂善好義，鮮與倫比。又曰：穎悟絕人，友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切至。自是從遊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者益深矣。

此亦證戊寅同安歸後朱子往再見延平也。

文集卷二再題西林可師達觀軒一絕，前有小序，云：

紹興庚辰冬，予來謁隴西先生，退而寓於西林院，以朝夕往來受教焉。閱數月而後去。壬午春，復拜先生於建安，而從以來，又舍於此者幾月。

白田年譜定紹興庚辰朱子三十一歲時為始受學於延平之年。觀其稱謁先生，又稱朝夕受教，可證。夏斲述朱質疑於此重滋辨難，殆不然也。

文集卷九十七，延平先生李公行狀，謂

熹先君子亦從羅公問學，與先生為同門友，雅敬重焉。嘗與沙縣鄧迪天啓語及先生。鄧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先君子深以為知言。亟稱道之。其後熹獲從先生遊，每一去而復來，則所聞必益超絕，蓋其上達不已，

日新如此。嗚呼！若先生之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世，殆絕倫比。不幸天喪斯文，諸孤謂熹承學之久，宜知先生之蘊，使其其事以請銘於作者。蓋自紹興癸酉始見，戊寅再往，庚辰師事，壬午重謁，至於隆興癸未而延平作古，先後已閱十一年。在朱子自言，固不必有始見再見師事從學之別，而後人考論，正當細為區分，亦以見朱子之師事延平，其事鄭重，其意義之深長不苟，更值後代之追溯，而益增低徊景慕之情於不自己也。

朱子文集前十卷為詩集，其第一卷題謝少卿藥園二首題下小注，自此詩至卷終，先生手編，謂之牧齋淨稿。此稿起辛未，迄乙亥，前後共五年，自朱子二十二歲迄二十六歲。朱子二十二歲時授同安縣主簿，二十四歲夏始見李延平，是年秋乃至同安，此一卷詩之所詠，正值朱子初見延平之前後。

文集卷三十八答江元適有云：熹天資魯鈍，以先君子之餘誨，頗知有意於為己之學，而未得其處。蓋出入於釋老者十餘年。近歲以來，獲親有道，始知所向之大方。又同卷答薛士龍亦云：熹自少愚鈍，願嘗側聞先生君子之餘教，粗知有志於學，而求之不得其術，馳心空妙之域者二十餘年。此處二十餘年應衍一二字。所謂出入於釋老，馳心空妙之域者，此一卷詩中，正可獲得其消息。此下略加摘錄，並并錄第二卷詩，下迄紹興壬午，各附以簡單之詮釋，庶以備見朱子此十年間四謁延平，其進學之梗概，與夫所謂盡棄所學而師事之經過焉。

#### 宿武夷觀妙堂二首

陰翳除已盡，山深夜還冷，獨臥一齋空，不眠思耿耿。閑來生道心，妄遣慕真境。稽首仰高靈，塵緣誓當屏。

清晨叩高殿，緩步遠虛廊。齋心啓真秘，焚香散十方。出門戀仙境，仰首雲峯蒼。躊躇野水際，須將塵慮忘。

此兩詩在壬申朱子年二十三歲。詩中所詠道心、真境、真秘、仙境云云，皆道家言。又曰：塵緣誓當屏，須將塵慮忘，皆是脫塵逃世之想。通觀此下所詠，知朱子當時確抱此種意境，非偶宿道觀而漫賦云云也。

#### 久雨齋居誦經

端居獨無事，聊披釋氏書。暫釋塵累牽，超然與道俱。門掩竹林幽，禽鳴山雨餘。了此無為法，身心同晏如。

此亦壬申作。道釋同參，莫非方外之意。

### 雨中

齋居無還往，鎮日空掩門。欲將冲靜趣，與子俱忘言。

### 杜門

杜門守貞操，養素安冲漠。寂寂闕林園，心空境無作。

### 晨登雲際閣

暫釋川塗念，憇此煙雲巢。聊欲托僧宇，歲晏結蓬茅。

曰冲靜，曰養素，曰心空境無作，托僧宇，結蓬茅，要之皆道俗兩分，心存求道，以避世逃俗為高也。

### 宿箕簞舖

盤礴解煩鬱，超搖生道心。

是日見壁上題詩，有煌煌靈芝，一年三秀，予獨何為，三年不就之語，朱子謂適與予意會。此後遂注意讀參同契。越四十餘年，終為之作注。詳見文集卷八十四題袁機仲所校參同契後。此詩謂超搖生道心，乃朱子當時之真實心情也。

### 倒水坑作

窮幽鮮外慕，殖志在丘園。

此內外之辨，即道俗之辨也。志在丘園，是欲効荷蓀漢陰輩之藏身避世也。

### 夏日二首

抱疴守窮廬，釋志趣幽禪。即此窮日夕，寧為外務牽。

望山懷釋侶，盥手閱仙徑。誰懷出塵意，來此俱無營。

此皆有意二氏，抱出塵避俗之想。

### 齋居聞磬

幽林滴露稀，華月流空爽。獨士守寒栖，高齋絕羣想。此時隣磬發，聲合前山響。起對玉書文，誰知道機長。

玉書道機，皆道家言。

讀道書作六首

巖居秉貞操，所慕在玄虛。清夜眠齋宇，終朝觀道書。於道雖未庶，已超名迹拘。

失志墮塵網，浩思屬滄洲。靈芝不可得，歲月逐江流。

東華綠髮翁，授我不死方。願言勤脩學，接景三玄鄉。

不學飛仙術，日日成醜老。空瞻王子喬，吹笙碧天杪。

此六詩，皆言讀道書，脩長生。

秋雨

歸當息華念，超遙悟無生。

長生道家言，無生則佛家言也。

月夜述懷

抗志絕塵氛，何不棲空山。

脩長生，悟無生，皆以山棲為同歸也。

即事偶賦

且詠招隱作，無為名迹侵。

招隱無為名迹所侵，此朱子當年之素抱。

作室為焚修之所，擬步虛辭

讀此詩題，不煩復舉其辭矣。

寄題成清精舍清暉堂

欲將身世遺，況託玄虛門。境空乘化往，理妙觸目存。珍重忘言子，高唱絕塵氛。

遺身世，絕塵氛，此蓋諸詩所詠之共同意嚮也。

右壬申詩凡三十三題，摘錄其十五題，殆及其半。其詩如此，其讀書用心之所嚮往可知。此下錄癸酉詩。

誦經

坐厭塵累積，脫躡味幽玄。靜披笈中素，流味東華篇。朝昏一俯仰，歲月如奔川。世紛未云遣，仗此息諸緣。

### 題畫

青鸞凌風翔，飛仙窈窕安。高挹謝塵境，妙顏架瓊鞋。真凡路一分，冥運千年期。

### 過武夷作

眷言羽衣子，俛仰日婆娑。不學飛仙術，纍纍丘冢多。

以上諸詩，可見朱子在赴同安任前其日常生活與其志趣意想之所在。

### 語類有云

初師屏山籍溪，籍溪學於文定，又好佛老，以文定之學為論治道則可，而道未至。然於佛老亦未有見。屏山少年能為舉業，官莆田，接塔下一僧，能入定數日。後乃見了老，歸家讀儒書，以為與佛合，故作聖傳論。其後屏山先亡，籍溪在，某自見於此道未有所得，乃見延平。一〇四

又云：

昔日病翁見妙喜，於其面前要道自家話，渠於妙喜升座，却云，彥冲修行，却不會禪。寶學會禪，却不修行。一二六

又曰：

屏山以韓愈“原道”為孤聖道，絕後學，只要說釋子道流，皆得其傳。如十論之作，他本是釋學，但只是翻騰出來說許多話。九六

朱子未見延平前，其師友間之素所漸染者如此。語類又說：

某少時未有知，亦曾學禪，只李先生極言其不足。後來考究，却是這邊味長。才這邊長得一寸，那邊便縮了一寸，到今銷鑠無餘矣。畢竟佛道無是處。一〇四

此等皆朱子事後追述。驟看若平淡，無許多困難曲折，一蹙即轉。今幸詩集尚存，朱子當時之日常生活及其心理境界，可資尋索。將此諸詩按年月先後排比讀之，庶於朱子此番追述，可獲更深入更真切之瞭解也。

同安官舍夜作二首

窗戶納涼氣，吏休散朱墨。無事一翛然，形神罷拘役。暫憫豈非閑，不論心與迹。

此朱子初到同安以簿書吏事為拘役形神也。年譜同安廨有燕坐之室更名曰高士軒，文集卷七十七有高士軒記，其文曰：

予以為君子當無入而不自得，因更以為高士軒。客或難予曰：今子僕僕馬在塵埃之中，左右朱墨，蒙犯箠楚，以主縣簿於此，而以高士名其居，不亦戾乎。予曰：夫士誠非有意於自高，然其所以超然獨立乎萬物之表者，亦豈有待於外而後高耶。知此則知主縣簿者雖甚卑，果不足以害其高，而此軒雖陋，高士者亦或有時而來也。

此文大意，仍以出塵絕俗者為高士，不得已，乃謂簿書朱墨亦不足以害其高而已。心迹兩分，實非儒家無入而不自得之旨。

寄山中舊知七首

超世慕肥遯，鍊形學飛僊。未諧物外期，已絕區中緣。

晨興香火罷，入室披仙經。玄默豈非尚，素餐空自驚。起與塵事俱，是非忽我營。此道難坐進，要須悟無生。

此謂物外之期未諧，而區中之緣已絕，乃以素餐自驚，復不得不與塵事相俱，欲進斯道，誠為不易。以此較之高士軒記駕空乘虛之辨，可謂能道出箇中苦況矣。

述懷

夙尚本林壑，灌園無寸資。始懷經濟策，復愧軒裳安。效官刀筆間，朱墨手所持。謂言瘳瘳劣，詎敢論居卑。任小才亦短，抱念一無施。幸蒙大夫賢，加惠寬箠笞。撫己實已優，於道豈所期。終當反初服，高揖與世辭。

此述違夙尚而出仕之不得已苦衷，仍感吏事與道相違，故有終當高揖辭世之嘆也。

釋奠齋居

理事未踰月，簿書終日親。簡編不及顧，几閣積埃塵。今辰屬齋居，煩跼一舒伸。瞻眺庭宇肅，仰首但秋旻。茂樹禽囀幽，忽如西澗濱。聊參物外趣，

豈與俗子羣。

此猶前詠所謂暫憇豈非閑，真如禽鹿之思長林而志豐草，重物外之趣，而鄙與俗子為羣也。

### 試院雜詩五首

長廊一遊步，愛此方塘淨。急雨散遙空，圓文滿幽鏡。堦空綠苔長，院僻寒颼勁。長歎不逢人，超搖得真性。

藝苑門禁肅，長廊似僧居。偶來一散步，暫與塵網疎。文字謝時輩，銓衡賴羣儒。伊予獨何者，偏仄心煩紆。

文集卷七十四有同安縣諭學者又諭諸生兩文，白田年譜繫之癸酉朱子初到同安時，疑此兩文應在後一年甲戌。諭諸生文中有僕以吏事得與諸君遊，今年年矣可證。觀此五詩所詠，乃與諭學者諭諸生之文絕不相類，不得同在一年間也。

文集卷七十七有一經堂記，謂紹興二十三年秋七月，予來同安。明年乃得柯君名翰字國材與之游。屬予治學事，因得引君以自助。此亦朱子注意同安學校事在甲戌之證。舉柯翰狀亦當在甲戌。

### 曉步

初日麗高閣，廣步愛脩廊。重門捲秋氣，高柳蔭方塘。故園屬佳辰，登覽遍陵岡。別來時已失，懷思寧暫忘。宦遊何所娛，要使心懷傷。

此試院中長廊方塘之間，朱子常往散步，而其心懷抑鬱，時思故園，常欲脫塵累賦歸歎，亦即詩可見矣。此下八月十七夜月詩云：寒塘空自綠，不似小園東。憶齋中詩二首其一云：誰料今為客，寥落一窗間。又一云：何因不歸去，坐使百憂侵。督役城樓詩云：仕身諒無補，課督慚飢羸。還憶故園日，策杖田中歸。晚望詩云：不堪從吏役，憔悴欲歸休。皆於吏事心不安貼，欲擺脫歸去還從初好之辭。

又有步虛詞二首，茲不錄。

### 將理西齋

欲理西齋居，厭茲塵境擾。發地得幽芳，斲石依寒篠。閑暇一題詩，懷冲獨觀眇。偶此愜高情，公門何日了。

公門之與高情，終自相妨，此皆朱子癸酉一年，初見李延平來同安後心情不寧帖之大概。下錄甲戌詩。

### 秋夜歎

秋風漸瀝鳴清商，秋草未死啼寒螿。幽人幽人起晤歎，仰視河漢天中央。河

漢西流去不息，人生辛苦何終極。蒼山萬疊雲氣深，去鍊形魄生羽翼。

此為朱子來同安之第二年，仍自抱其鍊形羽化學作飛僊之想。然此年及下年乙亥詩並不多。在此兩年間，正是朱子自謂且將聖人書來讀。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此乃朱子逐漸轉歸儒學之過渡期也。

此下進入詩集第二卷，乃與第一卷中詩大異，可證朱子此下學問境詣，較之前卷辛壬癸甲乙之五年，實大有轉進也。

### 之德化宿劇頭舖夜聞杜宇

王事賢勞祇自嗤，一官今是五年期。如何獨宿荒山夜，更擁寒衾聽子規。

年譜，丙子秋七月秩滿，冬奉檄走旁郡。惟文集卷七十七畏壘蒼記有云：

紹興二十六年之秋，予來同安，適三年矣。吏部所使代予者不至，會予奉檄走旁郡。

是奉檄走旁郡，在秋不在冬。又文集同卷有漳州教授廳壁記，謂予嘗以事至漳云云，下書紹興二十六年七月甲子，則旁郡即漳州也。語類云：

舊為同安簿時，下鄉宿僧寺中，衾薄不能寐。是時正思量子夏之門人小子章，聞子規聲甚切。四九

此即指宿德化劇頭舖事。德化宋代屬泉州，清代屬永春。清一統志有大劇小劇二嶺高十里，朱子夜宿於此，有詩。蓋是赴漳路過。山高衾薄，故詩中有獨擁寒衾之語也。語類又一條云：

看文字却是索居獨處，方精專，看得透徹。某年在同安日，因差出體究公事處，夜寒不能寐。因看得子夏論學一段分明。後官滿在郡中等批書云云。

一〇四

在郡中等批書在是年冬，而宿劇頭舖則在初秋。此云夜寒，不如詩吟寒衾為切。又

一條云：

某舊年思量義理未透，直是不能睡。初看子夏先傳後倦一章，凡三四夜，窮究到明，徹夜聞杜鵑聲。—〇四

則朱子在劇頭舖不止一宿。當時所思量，別詳程朱論語異解篇，此不具。此詩後有送祝澤之表兄還鄉五律一首云：首夏何來此，清秋却復歸。此詩應是漳州返同安作。則朱子此行，以秋出，以秋歸可知。

又按第二卷詩，在夜聞杜鵑詩前僅有送王季山赴龍溪一絕，則朱子此半年來亦絕少作詩也。此下有

#### 教思堂作示諸同志

吏局了無事，橫舍終日閑。庭樹秋風至，涼風滿窗間。高閣富文史，諸生時往還。縱談忽忘倦，時觀非云慳。詠歸同與點，坐忘庶希顏。塵累日以銷，何必棲空山。

此詩亦應在丙子秋。年譜乙亥春建經史閣，即此詩所言高閣富文史也。文集卷八十六有經史閣上梁告先聖文，至是已越一年有半。朱子之學殆亦至是而一趨於正。吏局則猶是吏局也，橫舍則猶是橫舍也，而曰了無事，終日閑，詩中始見有諸生，無俗子。與點希顏，一志於儒。乃曰塵累日以銷，何必棲空山。與壬申月夜述懷詩所詠，抗志絕塵氣，何不棲空山者，正相反對。則朱子當時學問境界上之一大轉變，豈不朗然在目乎？

#### 示諸同志

端居亦何為，日夕掩柴荆。靜有弦誦樂，而無塵慮并。良朋肯顧予，尚有夙心傾。深慚未聞道，折衷非所寧。眷馬撫流光，中夜歎以驚。高山徒仰止，遠道何由征。

此詩亦應在丙子秋，高山仰止，即一意歸嚮孔子儒學也。折衷非所寧，即於老釋異端，無意再作調停也。以此較之前錄壬甲諸詩，其學術意態之轉變顯然矣。趙師夏跋延平答問有所謂好同而惡異，是即不認道釋為異端也。有所謂喜大而恥於小，此所以常不安於吏事簿書朱墨之間，而必以脫塵累，棲空山，超然獨立於萬物之表為

快也。師夏跋又有反復延平之言而若有所得云云，此即觀上引兩詩可見。謂盡棄所學，則前引壬申諸詩之所詠，皆是也。

前引語類看文字却是索居獨處好用工夫一條，緊接又云：

後官滿在郡中等批書，已遣行李，無文字看，於館人處借得孟子一冊，熟讀，方曉得養氣一章語脈。當時亦不暇寫出，只逐段以紙簽簽之，云：此是如此說。簽了便看得更分明。其後雖有修改，不過是轉換處，大意不出當時所見。一〇四

朱子於孟子養氣章，獨具創見，當詳於孟子程朱異解篇，此不具。然據此條，知朱子於奉檄走旁郡之後，又曾因等批書至郡中，即泉州。語類又一條云：

讀書貪多最是大病，下梢都理會不得。若到閑時，無書讀時，得一件書看，更子細。某向為同安簿，滿，到泉州候批書。在客邸借文字，只借得一冊孟子，將來子細讀，方尋得本意見。看他初問如此問，又如此答。待再問，又恁地答。其文雖若不同，自有意脈，都見貫穿。字字語意，都有下落。一〇四

此皆朱子在此一年中，一意鑽研語孟之證。又是年有一經堂記，始提及大學格物致知義。又有芸齋記，引發孟子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之義，皆粹然儒家言。惟前引畏壘菴記有云：

紹興二十六年之秋，予吏同安適三年矣。吏部所使代予者不至，而廨署日以隳敝不可居，方以因葺之宜為請於縣，會予奉檄走旁郡，因得並載其老幼，身送之東歸。涉春而反，則門廡列舍，已摧壓而不可入矣，於是假縣人陳氏之館居焉。

記中只及奉檄走旁郡，更無至郡候批事。蓋葺修之請，在丙子秋奉檄走旁郡之前，而假居陳氏館，則在丁丑春，再返同安以後。為文勢之便，略去到泉州一節，而尚幸有詩集語類可據。王氏年譜僅云二十六年丙子秋七月秩滿，冬奉檄走旁郡，二十七年丁丑春還同安候代不至，罷歸，漏去到泉州候批事，又誤奉檄走旁郡為冬間事，蓋因襲舊譜，未能訂正。

還家即事

獻歲事行役，徂春始還歸。

則朱子身送老幼東歸，已在丁丑獻歲以後矣。云東歸者，崇安建陽遠在西北，惟自同安去泉州，則可稱東行也。

小盈道中

今朝行役是登臨，極目郊原快賞心。却笑從前嫌俗事，一春牢落閉門深。

此詩在丁丑春，辭家重返同安。從前往往一春閉門，即指壬癸乙丙諸年在同安時言。先嫌俗累，後則一意專攻經籍，至是而心境放寬，乃謂行役即是登臨，郊原亦堪快賞焉。

題囊山寺

不學塔中仙，名塗定何事。

此則舊時意境仍時有流露也。

再至同安假民舍以居示諸生

端居託窮巷，廩食守微官。事少心慮怡，吏休庭宇寬。晨興吟誦餘，體物隨所安。杜門不復出，悠然得真歡。良朋夙所敦，精義時一殫。壺餐雖牢落，此亦非所難。

此詩仍在丁丑春，民舍即陳氏館，朱子題之為畏壘蒼者也。詩中所詠，較之壬甲諸詩心懷之異，比讀自見，不煩詮釋矣。

梵天觀雨

持身乏古節，寸祿久棲遲。暫寄靈山寺，空吟招隱詩。讀書清磬外，看雨暮鐘時。漸喜涼秋近，滄洲去有期。

秋懷二首

幸聞衛生要，招隱夙所臧。終期謝世慮，矯翮此山岡。

中元雨中呈子晉

刀筆隨事屏，塵囂與心休。端居諷道言，焚香味真誼。子亦玩文史，及此同優遊。

此三詩仍在丁丑，罷歸在邇，而自春徂秋，代者不至，作秋懷詩時，又值臥病，固不得據詩中所云，謂其猶是舊學作祟。然往年心習終不免時時流露於不自覺，亦即此可見耳。

戊寅正月重往見李延平，行狀謂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遊也。語類云：

初見李先生，說得無限道理。李先生云：汝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面前事却理會不得。道亦無玄妙，只在日用間着實做工夫處理會便自見得。後來方曉得他說。

又曰：

李先生令去聖經中求義，某後刻意經學，推見實理，始信前日諸人之誤。觀本篇上引，可見朱子此數年來，得力於李延平此兩番教訓者實甚大，故自同安歸後，即不遠數百里徒步往謁也。

文集卷三十七有與范直閣書，在今年四月，謂

薰奉親屏處，幸粗遣免。山間深僻，亦可觀書。又得胡丈來歸，朝夕有就正之所，窮約之中，此亦足樂矣。

胡丈即胡籍溪。文集卷七十七有存齋記，在今年九月，謂

人之所以位天地之中，而為萬物之靈者，心而已矣。然心之為體，不可以聞見得，不可以思慮求。謂之有物，則不得於言。謂之無物，則日用之間，無適而非是也。君子於此，亦將何所用其力哉。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存之之道也。如是而存，存而久，久而熟，心之為體，必將瞭然有見乎參倚之間，而無一息之不存矣。

此文可見朱子當時論學大要。朱子生平論學，獨於心學方面，最為深明切至。而此文則已基址確立矣。朱子之獲此造詣，一則能在日用間潛體密會，一則能於古聖經籍反復玩索，此兩者，胥延平之教言也。

翌年己卯春，校定上蔡語錄，至是而朱子之一歸正學，嚴辨儒釋，即可據此校本而見矣。

又明年，庚辰有送寄胡籍溪詩共四首

送籍溪胡丈赴館供職兩首

祖錢衣冠滿道周，此行誰與話端由。心知不作功名計，祇為蒼生未敢休。  
執我仇仇詎我知，漫將行止驗天機。猿悲鶴怨因何事，只恐先生袖手歸。

寄籍溪胡丈及劉恭父二首

先生去上芸香閣。閣老新裁豸角冠。留取幽人臥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  
甕牖前頭翠作屏，晚來相對靜儀型。浮雲一任閑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

文集卷八十一有跋胡五峯詩云：

紹興庚辰，熹臥病山間，親友仕於朝者以書見招，熹戲以兩詩代書報之。或傳以語胡子，子謂其弟子張欽夫曰：吾未識此人，然觀此詩，知其庶幾能有進矣。特其言有體而無用，故吾為詩以箴警之，庶其聞之而有發也。其詩曰：幽人偏愛青山好，為是青山青不老。山中出雲雨太虛，一洗塵埃山更好。明年胡子卒，又四年，熹始見欽夫而後獲聞之。

白田年譜考異卷一云：

是時籍溪家居，召為大理司直。未行，改秘書省正字。籍溪年已七十餘矣，耳又重聽，見文集與籍溪先生書。門人子弟皆疑其行，朱子四詩，皆有諷馬。籍溪行狀敘此頗詳，五峯詩為籍溪解嘲。

此姑勿深辨，而朱子當時所詠，留取幽人臥空谷，已決非往年何不棲空山之意境，則可知。

是年冬，朱子見李延平，始受學，辨詳上。洪氏年譜是年載李延平與其友羅博文書有云：

元晦進學甚力，樂善畏義，吾黨鮮有。

又云：

此人極穎悟，力行可畏，講學極造其微處。渠所論難處，皆是操戈入室，從源頭處認來，所以好說話。某昔於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幾放倒了，得渠如此，極有益。渠初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來，故皆就裏面體認。今既論難，

見儒者路脈，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見有如此者。

又云：

此人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初講學時，頗為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靜處有而動處無，即非矣。

觀此諸書，可見朱子當時之學養所詣。謙開善，即朱子在劉病翁所會見者。今既論難，乃指癸酉戊寅朱子兩度見延平時所談論，及是三度晉謁，正式受學，則已見得儒者路脈矣。延平所深賞於朱子者，為其初學禪，能就裏面體認，從源頭處認來，能講學而造其微，此即當時所謂心地工夫也。而朱子於延平默坐澄心，觀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之教，則轉不深契，此非朱子忽略了心地工夫，乃朱子於此工夫上自有所見，與道南一脈，龜山豫章延平之所傳，自有出入。此則非深究朱子此下學詣，難於窺其底裏。姑揭其大要於此，以待此下之續詳焉。

文集卷七十七有牧齋記，文不著歲月，惟編次在紹興二十八年戊寅九月存齋記之後，在紹興三十年庚辰十二月歸樂堂記之前。其文有云：余為是齋而居之三年矣。朱子以丁丑冬十月自同安罷歸，翌年戊寅春正月，再見李延平，僕其歸後為是齋，則居之三年應為紹興三十年庚辰。是年冬又見李延平而受學，則作為牧齋記應在其前。文中又云：志之篤，事之勤，而志益昏，業益墮，古之君子，其所以用心者，或異於予矣。又曰，予方務此以自達於聖人也。是朱子之三見延平，而決意師事，此記云云，正可窺見其當時心情之一斑。其手編牧齋淨稿，疑亦同在此時，蓋悔其往年之舊業，而姑存此一卷詩以自警也。觀下引多言害道絕不作詩一首，殆亦與其手編淨稿同時。

頃以多言害道，絕不作詩，兩日讀大學誠意章有感，至日之朝，起書此以自箴，蓋不得已而有言云：

神心洞玄鑒，好惡審薰蕕。云何反自誑，悶默還包羞。今辰仲冬節，寤歎得隱憂。心知一寸光，豈彼重泉幽。朋來自茲始，羣陰邈難留。行迷亦已遠，及此旋吾朝。

此詩在庚辰仲冬。此年詩惟前引送胡籍溪及寄兩題四首，又挽范直閣一題兩首而已。則所謂頃以多言絕不作詩者，指此以前言也。此詩疑在延平所作。其再題達觀軒詩序云：紹興庚辰冬，予來謁隴西先生，閱數月而後去，既歷數月之久。故知此詩作在延平也。延平稱朱子謂其能從源頭體認，又說能就裏面體認，又說能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觀此詩可見。

### 困學二首

舊喜安心苦覓心。捐書絕學費追尋。困衡此日安無地，始覺從前枉寸陰。

困學工夫豈易成，斯名獨恐是虛稱。傍人莫笑標題誤，庸行庸言實未能。為求安心苦覓心，乃達摩與慧可故事。於庸言庸行而困學，乃運用中庸語。前一首捨棄禪學，後一首則轉歸正途，在日用處下工夫也。

文集七十五有困學恐聞編序，謂予嘗以困學名予燕居之室，疑此事在辛巳春，朱子於去冬謁李延平歸而題此室名，又成此詩，至於困學恐聞之成編，則在甲申延平卒後。

### 復齋偶題

出入無時是此心，豈知雞犬易追尋。請看屏上初爻旨，便識名齋用意深。

### 曾點

春服初成麓景遲，步隨流水玩晴漪。微吟緩節歸來晚，一任輕風拂面吹。

### 春日

勝日尋芳泗水濱，無邊光景一時新。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

### 春日偶作

聞道西園春色深，急穿芒屨去登臨。千葩萬蕊爭紅紫，誰識乾坤造化心。

### 觀書有感

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

昨夜江邊春水生，蒙衝巨艦一毛輕。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此數詩大體均在辛巳春。自上年仲冬多言害道絕不作詩一首以下，其間尚有仁術，聞善決江河，仰思二首，示四弟，克己，伐木，等六題共七首。可知絕不作詩乃指

以前言，不指以後言。而誦此兩年冬春之間諸詩，朱子學問體會，顯然又進入一新境界。較之以前迥然不同。而此下朱子學術基礎，亦全在此戊寅庚辰兩度晉謁延平之數年間奠定。即諷吟此數年詩，亦約略可見矣。文集卷九十七延平行狀云：熹獲從先生遊，每一去而復來，則所聞必益超絕，蓋其上達不已日新如是。則朱子之每一見而學益進，所體會領悟者又益深，可從此想見。

### 題西林院壁二首

觸目風光不易裁，此間何似舞雩臺。病軀若得長無事，春服成時歲一來。  
巾屨翛然一鉢囊，何妨且住贊公房。却嫌宴坐觀心處，不奈簷花抵死香。  
簷前有柚花。

年譜壬午春迎謁李先生於建安，遂與俱歸延平。此兩詩即在其時。簷花詩下自注乃柚花，卷一甲戌有柚花詩，春融百卉茂，素榮敷綠枝，則南方此花開在春時也。此乃朱子第二次至西林。

### 題西林可師達觀軒

窈窕雲房深復深，層軒俄此快登臨。卷簾一目遙山碧，底是高人達觀心。

### 再題

古寺重來感慨深，小軒仍是舊窺臨。向來妙處今遺恨，萬古長空一片心。

題下有朱子自識語云：

紹興庚辰冬，予來謁隴西先生，退而寓於西林院惟可師之舍，以朝夕往來受教焉。閱數月而後去。可師始嘗為一室於其居之左，軒其東南，以徙倚瞻眺，而名之曰達觀軒。予嘗戲為之詩，以示可師。既去而遂忘之。壬午春，復拜先生於建安而從以來，又舍於此者幾月，師不予厭也。且欲予書其本末置壁間，因取舊詩讀之，則歲月逝矣，而予心之所至者，未尺寸進焉，為之三歎自廢。顧師請之勤勤，不得辭，於是手書授之。予之往來師門，蓋未愒也。異時復至，又將假館於此。仰視屋壁，因舊題以尋歲月，而惕然乎其終未有聞也。然則是詩之不沒，亦予所以自勵者。三月九日熹書。

讀此，知前詩應在庚辰之冬。當時未加錄存，至是重來，乃見而並存之也。謂戲為之

詩者，蓋朱子自庚辰冬見延平以來，於心學工夫上既已大大邁進了一步，至是乃於心之為物，有其一新之認識。卷簾一目遙山碧，眺瞻所及，即吾心也。心無內外，捨却當前，又於何處求吾心之達觀。若必宴坐觀心，以求此達觀之心，則無乃其猶有所未達者在乎。朱子此詩，蓋有所譏，故曰戲為之也。越一年辛巳春，朱子有困學詩，所謂舊喜安心苦覓心，此乃以前之舊學。至於等閒識得春風面，為有源頭活水來諸詩，乃為此日之新知。至是而活潑潑地，真箇無入而不自得焉。又越年壬午，復謁李延平，再來西林院，此時見解，則仍與庚辰來時無大異，故其詩曰：却嫌宴坐觀心處，不奈簷花抵死香。朱子既悟將心覓心之非，亦不喜宴坐觀心之說。鳶飛魚躍，心無不在。簷花自香，何碍吾心。此猶謂高人達觀，即在遙山一碧間也。故曰讀舊詩，歲月逝矣，而予心之所至，未尺寸進。故其再題又曰：小軒仍是舊窺臨，此乃自謂其見解識趣之先後無變也。又曰向來妙處今遺恨，此乃朱子故作狡詭之謙辭。卷簾一目遙山碧，底是高人達觀心，在當時如此想，至是三年，依然舊見解，更無寸進，故曰遺恨也。萬古長空一片心，此乃朱子自信語。遙山一碧，歷時三載，今日捲簾所窺臨者，仍是此心，歲月逝矣，心則常然。朱子自戊寅再見李延平以後，有“存齋記”之作，其於心學工夫，固已深有契會。而庚辛壬諸詩所詠，其於此心之活潑呈露，無往不在，體悟所到，尤值玩味。越後朱子論心諸說，與此時所見雖又有不同，要之大體則仍從此途研入。朱子早年學禪，及其再見延平，折而歸於儒學之正途。其時本領，則端在此心源工夫上，與其先所耽玩之禪悅，洵所謂差毫釐而別千里。即其於延平默坐澄心之教，亦不相契。故曰觸目風光不易裁，又曰無奈簷花抵死香，越後並謂延平默坐澄心即易近禪。此當詳於朱子論靜字工夫篇，此不具。然欲窮探朱子此下所詣心學之闡奧，則莫若即沿此日蹊徑，直求之於戊寅庚辰壬午與李延平三次相見時之諸詩。庶乎如水有源，如木有本，易於循以窮委而竟末。宋元明三朝理學諸儒，亦有專致力於心地工夫，得如朱子此五年之所悟，而遽自珍秘，認以為學問最高之止境者。朱子獨不然，既已悟此心源，乃能順流而下，千派萬歧，培此心本，千枝萬葉，生機暢遂。而朱子此下學問境界，乃日躋於博大宏通。其規模塗轍，絕非李延平之所能範圍。然朱子生平，則尊推延平不

置。蓋朱子之所獲於延平者有三大綱。一曰須於日用人生上融會，一曰須看古聖經義，又一曰理一分殊，而所難者不在理一處，乃在分殊處。朱子循此三教言，而不自限於默坐澄心之一項工夫上，則誠可謂妙得師門之傳矣。

### 示西林可師二首

身世年來欲兩忘，一春隨意住僧房。行逢舊隱低回久，綠樹鶯啼清晝長。

幽居四畔只空林，啼鳥落花春意深。獨宿塵龕無夢寐，五更山月照寒衾。

此兩詩極為恬靜自在，是亦君子之無入而不自得也。取以較之初到同安時所詠，其意境之廣狹，心情之深淺，誠大不相侔矣。儒學教人修德立心，必至於斯，而後可以有從容上達之幾。然若即住此為窠窟，自劃而止馬，則將不僅如胡五峯之所譏，有體無用，即就體言，亦必有毫釐千里之辨矣。是年為紹興三十二年壬午，朱子年三十三歲。六月，高宗內禪，孝宗即位。八月，朱子應詔上封事。翌年，孝宗隆興元年癸未，朱子年三十四歲，十月，至行在，是年論語要義成書。文集卷七十五有論語要義目錄序云：

熹年十三四時，受二程先生論語說於先君，未通大義，而先君棄諸孤。中間歷訪師友，以為未足。於是徧求古今諸儒之說，合而編之，誦習既久，益以迷眩。晚親有道，竊有所聞。然後知其穿鑿支離者，固無足取。至於其餘，或引據精密，或解析通明，非無一辭一句之可觀。顧其於聖人之微意，則非程氏之儔矣。隆興改元，屏居無事，與同志一二人從事於此，慨然發憤，盡刪除說，獨取二先生（此五字據白田年譜增）及其朋友數家之說，補緝訂正，以為一書，目之曰論語要義。

此書之成，可謂於朱子此下學術塗轍之不斷有進奠其基石。晚親有道，即指李延平。是年十月十五，李延平卒，朱子以十一月歸。明年甲申正月往哭之。越三年，乾道三年丁亥，朱子始訪張南軒於衡山。至是而朱子心學方面，又得一新開展，當別詳於朱子論已發未發篇，此不及。

## THE INFLUENCE OF LI T'UNG ON CHU HSI

CHIEN MU

This article deals with a critical transition in the early intellectual life of Chu Hsi (1130-1200) in the period of 1153-1163, in which Chu met Li T'ung (d. 1163) four times and received considerable influence from Li, a friend of Chu's father. According to Chu's own testimony, from around 1145 to 1153, his thought had been marked by enthusiasm for Zen Buddhism and Taoism. In 1153, when Chu was going to his post as Secretary in the district of T'ung-an, Fukien, for the first time he met Li, who advised him to concentrate on the teachings of Confucius and Mencius. In 1158, after he left his post in T'ung-an, Chu went to see Li again and received further instructions. In the winter of 1160, Chu went to study under Li for several months and formally established their master-disciple relationship. In the spring of 1162, Chu was with Li again for about a month.

In the first volume of Chu's collected works one finds a series of poems which Chu wrote between 1151 and 1155, and arranged chronologically under the general title of *Mu-chai ching-kao*. From these poems and poems of later date, one can see clearly a change in Chu's intellectual outlook, from other-worldliness to this-worldliness, as well as from an overstress on intellectual reflection to a balanced unity of thought and action. Many of the poems in 1152 indicate Chu's dislike of the tedious task of a district secretary and his longing for a quiet Buddhist or Taoist life as a hermit or even an immortal. This tendency became somewhat reduced late in 1153. Few poems were written in 1154 and 1155; in those years Chu apparently found more and more meaning in the Confucian Classics. Sayings of Chu record that he arrived at an important understanding of certain key passages in the *Confucian Analects* and the *Works of Mencius* when staying overnight in a temple on a mountain during his official trip in 1156 and when boarding temporarily in a friend's house pending official instructions to go to another post in 1157. In his poems from 1156 on, one finds Chu Hsi taking pleasure not only in discussing Classics and instructing students in government schools but also in performing other official duties, even when travelling.

Altogether, Chu Hsi appears to have been influenced by Li on three major points: (1) in everyday action, one can appreciate the function of *tao*, which is after all no mystery; (2) Confucian Classics are *the* channel of study; (3) The *li* (principle) is one (a unity), but the *fen* (branches, compartments, etc.) are (or can

---

be) differentiated. The difficulty rests on the latter. Although Chu's intellectual achievements were not to be limited to these theses, these points nevertheless laid for him a solid foundation.